

論語

田中宗雄 結

漢書門		
類	號	函架冊
一一	一一	四

內閣文庫		
漢書	類	號
一一	一一	四
二七五函	架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11
冊數	4	(1)
函號	275	91

275-91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田中宗確點

論語

丸善藏版

論語

朱熹集註序說

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

宋人父叔梁紇母顏氏以魯襄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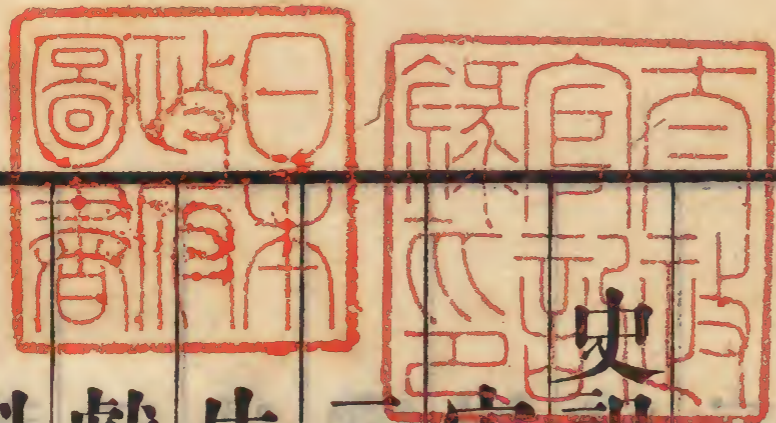
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

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為兒嬉

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為委吏

料量平委吏本作季氏史索隱云一本作委吏與孟子合今

從為司職吏畜蕃息職見周禮牛人讀為穢義



與棧同。蓋繫養犧牲之所。此官即孟子所謂乘田。適周問

禮於老子。既反而弟子益進。昭公

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昭

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為高昭子

家臣。以通乎景公。有聞韶問公欲

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

有季孟吾老之語孔子遂行。反乎魯。定公

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

強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

不仕而退。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

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

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

不行。有答子路東周語定公以孔子為中

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為司空。又

為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定公會齊

侯于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二年

癸卯。使仲由為季氏宰。墮三都。收

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

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行魯世家以此以上皆為十二年事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孟子作適陳。顏讎由。過匡。匡人以為陽虎而拘之。有顏淵後。及女王。既沒之語。既解還衛。主蘧伯玉家。見南子。有矢子路及未見好德之語。去適宋司

馬桓魋欲殺之。有天生德語。及微服過宋事。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于衛。靈公不能用。有三年有成之語。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有答子路堅白語。及荷蕢過門事。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蘧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據論語則絕糧當在此時。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

乃召冉求史記以此論語歸與之歎

記歎詞為主司城貞子時語疑不

然蓋語孟所記本皆此一時語而

所記有孔子如蔡及葉有葉公問

異同耳孔子如蔡及葉有葉公問

對沮溺耦耕荷蓀丈人等事史記

云於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

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

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有愠見

及告子貢一貫之語按是時陳蔡

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

大夫安敢圍之且據論語時楚昭王

絕糧當在去衛如陳之時楚昭王

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

可乃止史記云書社地七百里恐

無此理時則有接輿之歌

又反乎衛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

得孔子為政有魯衛兄弟及答子

貢夷齊子路正名之

而冉求為季氏將與齊戰有功

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

-5 305 35 870" data-label="Text">

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

八矣有對哀公語然魯終不能用孔

子孔子亦不求仕乃叙書傳禮記

有杞宋損益刪詩正樂有語大師

-5 305 35 870" data-label="Text">

從周等語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有假我

語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

十二人。弟子顏回最賢。蚤死。後唯曾參得傳孔子之道。十

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有莫我知之歎。孔

子作春秋。有知我罪我等語。論語請討陳恒事亦在是年。

明年辛酉。子路死於衛。十六年壬

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三。葬

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

而去。唯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孔

子生鯉。字伯魚。先卒。伯魚生伋。字

子思。作中庸。子思學於曾子。而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

何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

問王知道。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

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古論出孔子

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

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

與齊魯論同。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

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
 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
 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直有
 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
 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
 等人。便是不曾讀。

程子曰。頤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
 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

論語卷之一

朱熹集註

學而第一

此為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
 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
 者之先務也。
 凡十六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說。悅
 同。

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
 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
 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
 不已。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既學而
 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
 說。其進自不能已矣。程子曰。習。重習。

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樂音洛

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愠。紆問反

愠。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學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愠之有。程子曰。雖樂及於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

而不愠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由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滾而不已焉耳。○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

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鮮。好皆去聲。上聲下同

有子。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弟。犯上。謂于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爲悖逆爭鬪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

仁之本與與平聲

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為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辭。謙退不敢質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為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為仁以孝弟為本。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

曷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辭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

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井反。為去聲。傳平聲。

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已。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為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為傳習之本也。○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

愛人。使民以時。

道。乘。皆去聲。

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時。謂農隙之時。言治國之要在於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楊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為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為主。

論語卷之十一

四

愚謂五者反復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

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弟子

上聲則弟之弟去聲

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也。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程子曰為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脩其職而先文非為已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曰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

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

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

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誠也。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為未嘗為學。我必謂之已學也。○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為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

言訓卷之五
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為無弊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

主忠信

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為惡則易。為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為主焉。○程子曰。人道惟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

忠信。豈復有物乎。

無友不如己者

無。毋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

過則勿憚改

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程子曰。君子自脩之道。當如是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為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為主。而以勝已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為則已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

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

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名是抑反語辭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

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其諸語辭也他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
人興起而况於親炙之者乎張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嘗有儀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

刑而樂告之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耳。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

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行去聲。

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為孝矣。○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

為美。小大由之。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為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為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為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

有所不行。知和而不知禮節之。亦不

可行也。

承上文而言。如之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為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所以流蕩忘返。而亦不可行也。○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以斯為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

論語卷之

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為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所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

禮。遠耻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近。遠。

皆去聲。

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耻辱矣。所

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好。去聲。

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尹氏曰。君子之

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

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音樂

洛好。去聲。

諂。卑。屈。也。驕。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為。問。而。

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

之謂與。與。平聲。七。多。反。

詩。衛。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為。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之。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

知來者。

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愚按。此章問答。其淺深高下。固不

論語卷之十一 為政

待辨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亦不可驚於虛遠。而不察切已之實病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知。患不知人也。

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知。而已知。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爲患也。

爲政第二

凡二十四章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

星共之。

共音拱。亦作拱。

政之爲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爲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

○

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衆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爲政以德。則無爲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程子曰。爲政以德。然後無爲。范氏曰。爲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爲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衆。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

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程子曰
思無邪者誠也范氏曰學者必務知
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
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
以蔽之曰
毋不敬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

恥道音導

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
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
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
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為惡而為惡
之心未嘗亡也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禮謂制度品節也格至也言躬行以
率之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
其淺濇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一
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
也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
謂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
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
也此其相為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
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
有以可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
者不可徒恃其末
又當深探其本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
志此所謂學即大學之道也志乎此
則念念在此而
為之不厭矣

論語卷之

三十而立

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

四十而不惑

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

五十而知天命

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

六十而耳順

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至。不思而得也。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從。如字。

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為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程子曰。孔子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未必然。但為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間。本心瑩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

即義。聲爲律。而身爲度矣。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躐等而進。二以示學者當日就月進。不可半塗而廢也。愚謂。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爲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爲是退託也。後凡言謙辭之屬。意皆放此。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無違。謂不背於理。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樊遲。孔子弟子。名須。御。爲孔子御車也。孟孫。卽仲孫也。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爲孝。故語樊遲以發之。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卽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下專爲三家發者。所以爲聖人之言也。○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得爲而不爲。與不得爲而爲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爲其所得爲者而已矣。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武伯。懿子之子。名彘。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唯恐其有疾病。常以為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為孝乎。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為憂。而獨以其疾為憂。乃可謂孝。亦通。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

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聲別。彼列反。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

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子游聖門高第。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以是深警發之也。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

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

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為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之也。曾。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之際。惟色為難耳。服勞奉養。未足為孝也。舊說。承順父母之色。

為難亦通。○程子曰。告懿子。告衆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不違者。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問難也。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愚。聞之師曰。顏子深潛純粹。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

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

○子曰。視其所以。

以。為也。為善者為君子。為惡者為小人。

觀其所由。

觀。比視為詳矣。由。從也。事雖為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為君子矣。或曰。由。行也。謂所以下以行其所為者也。

察其所安。

察。則又加詳矣。安。所樂也。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者。不在於是。則亦偽耳。豈能久而不變哉。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焉。何也。廋。匿也。重言以深明之。○程

子曰。在已者。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如。聖人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溫。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為人師。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譏其不足以為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

○子曰。君子不器。

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為一

材一藝而已。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范氏曰。子貢之患。非言之難。而行之艱。故告之以此。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比。必二反。

周。普遍也。比。徧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君子小人。所為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之差。

耳。故聖人於周比和同。驕泰之屬。常對舉而互言之。欲學者察乎兩間。而審其取舍之幾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程子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水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為害甚矣。○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為近理。所以其害為尤甚。學者當如滄聲美。

色以遠之。不爾則駭。駭然入於其中矣。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

知為不知。是知也。

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為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

○子張學干祿。

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干。求也。祿。仕者之奉也。

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

祿在其中矣

行寡之行去聲

呂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氏曰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慎言行者守之約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言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程子曰脩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為利祿動若顏閔則無此問矣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餒在其中矣惟理可為者為之而已矣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

服

哀公魯君名蔣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錯捨置也諸衆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服○謝氏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為枉以枉為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

不能則勸

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以莊。則民敬於已。孝於親。慈於衆。則民忠於已。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爲善。○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爲。非爲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爲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爲政也。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書。周書君陳篇。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善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爲一家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爲政矣。何必居位乃爲爲政乎。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故託此以告之。要之至理。亦不外是。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

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

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輓。輓端橫木。縛輓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輓。輓端上曲鉤。衡以駕馬者。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陸氏曰也。一作乎。○王者易姓受命為一世。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愚按。三綱。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統。謂夏正建寅為人統。商正建丑為地統。周正建子為天統。三綱五常。禮

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識緯術數之學也。○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自脩身以至於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敘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為。或大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已矣。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諸求媚也。

見義不為無勇也

知而不為。是無勇也。

論語卷之一終

論語卷之二

朱熹集註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通前篇二章。皆論禮樂之事。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

不可忍也

佾音逸

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為之。則何事不可忍為。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

○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而已。故兩之間。不可以毫髮僭差也。孔子為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為。不敢須臾處。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弑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為乎。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

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徹。直列反。

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辭。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

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

樂何。

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為之用也。○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李氏曰。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鐘鼓鏗鏘。亦將如之何哉。然記者序此於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為僭禮樂者發也。

林放問禮之本

林放。魯人。見世之為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故以為問。

子曰大哉問

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

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范氏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餘也。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為禮之本。楊氏曰。禮始諸飲食。故汗尊而杯飲。為之簠簋。籩豆。鬯爵。之飾。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喪不可以經情而直行。為之衰麻。哭踊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初語卷之二

三十四

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亡。非實亡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爾。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

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

如林放乎。女音汝。與平聲。

旅。祭名。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祭之。僭也。冉有。孔子弟子。名求。時為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范氏曰。冉有從季

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絕人。盡已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教誨之道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

外。下而飲。其爭也君子。飲去聲。

揖讓而外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外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外取。解立飲也。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

為絢兮。何謂也。倩。七。練。反。盼。普。反。絢。呼。懸。反。

此逸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

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為。飾。故。問。之。

胡。對。反。

子曰。繪事後素。繪。事。對。反。胡。對。反。

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謂。先。以。粉

地。為。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

詩已矣

禮。必。以。忠。信。為。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為。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

志。意。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

楊。氏。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

後。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

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玩。心。於。章。句。之。末。則

其。為。詩。也。固。而。已。矣。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

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

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祀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為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

矣禘大計反

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灌者方祭

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非或人之

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目易也。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真有所不知也哉。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愚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與。去聲。

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言已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范氏曰。君子

之祭。七日戒。三日齊。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已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為實禮。為虛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

何謂也。

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為奧。竈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戶而祭於奧。略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經祭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戶也。故時俗之語。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喻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

賈。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非奧竈之可比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豈媚於奧竈所能禱而免乎。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竈。亦不可媚於奧也。○謝氏曰。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王孫賈而知此意。不為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

取禍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

周

六反。於。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郁。文盛貌。○尹氏曰。

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

子曰。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鄒人之

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

禮也。

大。音泰。鄒。大廟。魯周公廟。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鄒。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嘗為其邑大夫。孔子自少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譏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為禮也。○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為敬。莫大於此。謂之不

知禮者。豈足以知孔子哉。

論語卷之二

三十九

也聲爲去

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爲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爲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之力有強弱不同等也。記曰。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正謂此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尚貫革。故孔子歎之。○楊氏曰。聖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去起呂反。告古篤反。餼許

反氣

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

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餼。生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而可復焉。若併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楊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黃氏曰。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爲

諸。故孔子言之。以明禮之當然也。○
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為諸。
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
以為諸。而孔子之言止於如此。聖人
道大德宏。
此亦可見。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

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理之當然。各
欲自盡而已。○呂氏曰。使臣不患其
不忠。患禮之不至。事君不患其無禮。
患忠之不足。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
也。故君使臣以禮。
則臣事君以忠。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樂。音

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
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
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
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
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
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
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
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
識其性情
之正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
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宰我。孔子弟子名予。三代之社不同
者。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
為主也。戰栗。恐懼貌。宰我又言。周所
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

社。故附會其說與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

咎。

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曰。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啓

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救。故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

也。○尹氏曰。古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於木也。宰我不知而妄對。

故夫子責之。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

量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脩德。以致主於王道。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

攝。焉得儉。

或人蓋疑器小之為儉。三歸。臺名。事見說苑。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

常兼數事。管仲不然。皆言其侈。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

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

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聲。坫。丁念反。

或人又疑不儉為知禮。屏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於門以蔽內外也。好謂好會。玷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此皆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愚謂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此言當深味也。蘇氏曰。自脩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謂大器。楊雄所謂大器也。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是也。管仲三歸反玷。桓公內嬖六人而薨。天下不復宗齊。楊氏曰。夫子大管

仲之功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略混為一途。故聞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為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以詭遇為功。而不知為之範。則不悟其小宜哉。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

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

成語。去聲。大音。泰從音縱。

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翕合也。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為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

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傲如。然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

以夫子為木鐸。

請見見之見賢。遍反。從喪皆去聲。

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見之謂通使。得見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

衆者也。言亂極當治。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或曰。木鐸所以徇于道路。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于道路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舜樂。武。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舜韶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王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程子曰。成湯放桀。惟有慙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

遇之時
然爾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

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為本。為禮以敬為本。臨喪以哀為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

里仁第四

凡二十
六章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處上聲。焉。

於虔反。知去聲。

里有仁厚之俗為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為

知矣。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

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樂音洛。知去聲。

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蓋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

約必濫。久樂必淫。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

所守。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

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聽。

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

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安仁者非顏閔以上去。聖人爲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惑。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好惡皆去聲

惟之爲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惡如字

苟誠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爲惡之事矣。○楊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爲惡則無矣。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

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

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惡去聲

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惡平聲

言君子所以爲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造。七到反。顛。自地其下而顛也。沛。音貝。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也。○言君子為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捨之分。明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好。惡。皆去聲。

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為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及於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旦奮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者。蓋為仁在己。欲之則至。而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故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也。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論語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論語卷之十一
蓋。疑。辭。有。之。謂。有。力。而。力。不。足。者。
蓋。人。之。氣。質。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
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
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為。易。而。又。歎。人。
成。德。雖。肯。用。力。於。仁。也。○。此。章。言。仁。之。
力。則。亦。無。不。可。至。之。理。但。用。力。而。不。
至。者。今。亦。未。見。其。人。焉。此。夫。子。所。以。
反。覆。而。歎。
息。之。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吳氏曰。

後漢吳祐謂椽以親故受汗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愚按。此亦但言人雖有過。猶可即此而知其厚薄。非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為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為可乎。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為恥。其識趣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

道哉○程子曰志於道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

也義之與比適丁歷反比必二反

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莫不肯也○謝氏曰適可也

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不以幾於猖狂自恣乎此老佛之學

所以自謂心無所住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

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

小人懷惠

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之安懷刑謂畏法懷

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尹氏曰樂善惡不善所

以為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為小人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放上聲

孔氏曰放依也多怨謂多取怨○程子曰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故多怨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

禮讓為國如禮何

讓者禮之實也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為國則何難之有不然則

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而况於為國乎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

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程子曰。君子求其而已矣。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參。所金反。唯。上聲。

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

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盡已之謂忠。推已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已推已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實可見矣。或曰。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於義亦通。○程子曰。以己及物。

仁也。推已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惟曾子為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程子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惟其濳喻，是以篤好。楊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

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死。孰肯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為利，故也。小人反是。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也。省，悉也。井反。

思齊者，冀已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已亦有是惡。○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反諸身者，則不徒羨人而甘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幾，微也。微諫，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

諫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也。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遠遊。則去親遠而為日久。定省曠而音問踈。不惟已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已告云之東。則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已之所在。而無憂。召已則必至。而無失也。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孝矣。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胡氏曰。已見首篇。此蓋復出。而逸其半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

喜。一則以懼。

知。猶記憶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逮及也。行不及言。可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為此故也。○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

其口必
不易矣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鮮。上聲。

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尹氏曰。凡事約則鮮失。非止謂儉約也。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行。去聲。

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胡氏曰。自吾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門人所記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

矣
數。色角反。

程氏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



論語卷之二終

論語卷之二

<p>子曰</p>	<p>其</p>	<p>事</p>	<p>以</p>	<p>其</p>	<p>事</p>	<p>以</p>	<p>其</p>
-----------	----------	----------	----------	----------	----------	----------	----------

